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熙朝新語 第十卷

雍正十一年四月，奉上諭：「國家聲教覃敷，人文蔚起，加恩科目，樂育群材，彬彬乎盛矣。惟博學宏詞之科，所以待卓越淹通之士，俾之黼黻皇猷，潤色鴻業，膺著作之任，備顧問之選。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，特詔內外大臣薦舉博學宏儒，召試授職。一時名儒碩彥，多與其選，得人號為極盛。迄今數十年，館閣詞林，儲材雖廣，而宏通博雅、淹貫古今者，未嘗廣為搜羅，以示鼓勵。自古文教休明之日，必有瑰奇大雅之材。況蒙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壽考作人之盛，涵濡教澤，溥海從風。

朕延覽維殷，辟門吁俊，端崇實學，諭旨屢頒。宜有品行端醇、文材優贍、枕經誦史、殫見洽聞，足稱博學宏詞之選，所當特修曠典，嘉與旁求。除現在翰詹官員無庸再薦舉外，其他已仕未仕之人，在京著滿漢三品以上，各舉所知，匯送內閣。在外著督撫會同該學政，悉心體訪，遴選考驗，保題送部，轉交內閣。務斯虛公詳慎，搜拔真才。朕將臨軒親試，優加錄用。

廣示興賢之典，茂昭稽古之榮。應行事宜，著會議具奏。欽此。」

雍正十三年二月，奉上諭：「朕令薦舉博學宏詞，以廣育才之典。為督撫者自應秉公採訪，加意搜羅，以副朕愛惜人才之至意。乃降旨已及兩年，而外省之奏存者寥寥無幾。以江浙兩省人材眾多之地，至今未見題達。此非人才之不足應選，乃督撫等奉行不力之故也。大凡薦舉之典，臣工得以行其私者，往往踴躍從事，爭先恐後。若不能行其私，則觀望遲回，任意延緩。其跡似乎慎重周詳，其實視公事如膜外也。凡督撫學臣之所考取者，不過就耳目見聞之所及，彼伏處岩隅、學問淹雅、素有抱負之士，未必肯以文章筆墨求售於有司，以幸邀一日之遇合。是在督撫學臣留心訪察，加意旁求，屏虛名而崇實學，以佐國家右文之治。如李衛、吳應棻合舉二人，吳應棻又獨舉二人，就中則有宣化府進士。夫以宣化北邊一郡，尚有可舉之人，何況各省內地之大？可見李衛、吳應棻乃實心為國家留意人材者。著再通行宣諭：無論已奏未奏之省，俱著再行遴選。

倘因朕此旨，而遂冒濫以行其私，亦難逃朕之鑒察。若果有才華出眾，而與例不符者，著具摺陳奏，候朕降旨。其在京三品以上之大臣，均有薦舉之責。將此一並曉諭知之。欽此。」

雍正十三年十一月，奉上諭：「國家久道化成，人文蔚起，皇考樂育人材。特降諭旨，令直省督撫及在朝大臣，各保舉博學宏詞以備著作之選。乃直省奉詔已及二年，而所舉人數寥寥。

朕思天下之大，人材之眾，豈無足膺是舉者？一則各懷慎重觀望之心，一則鑒衡之明，視乎在己之學問。或已實空疏，難以物色流品，此所以遲回而不能決也。然際此盛典，安可久稽？

朕用再為申諭：凡在內大臣及各省督撫，務宜悉心延訪，速行保薦。定於一年之內齊集京師，候旨廷試。倘直省中實無可舉，亦即具本題覆。欽此。」

本朝自康熙己未至乾隆丙辰，兩開制科，得人之盛，曠古罕聞。伏讀兩朝諭旨，可想見聖主思賢若渴之至意焉。

乾隆元年九月，召試薦舉博學鴻詞二百十人於保和殿後。

欽命試題：策問二道，五六天地之中合賦，山雞舞鏡七言排律，黃鍾為萬事根本論。上臨軒親試，取一等五名，二等十名。次年，補試臨場未到並續薦二十六人。欽命試題：策問二道，指佞草賦，良玉比君子七言排律，復見天心論。欽取一等一名，二等三名。是科較康熙己未取數較隘，然榜首劉文定公綸起家詞賦，洊歷政樞，明良契合，千載一時，實與王文恭公後先媲美雲。

嘉定張南華鵬翀性穎異，讀書如夙習，詩畫無不敏捷。雍正丁未，入詞林館課雁字詩，日未晡，成七律三十章，眾皆歎服。乾隆二年御試眾詞臣，日未午有交卷者，皆曰：必南華也。」果受知於高宗，擢高等，官至正詹。

張文敏公照同南華人朝，值春雪初霽，南華見午門外簷下冰柱，賦七律一章。文敏疑為宿構，南華請面試。文敏出所佩小玉羊為題，南華應聲云：「宛爾成形質，居然或寢訛。」方欲續下，有旨命和湯圓詩。南華立成二十四韻以進，其警句云：「甘白俱能受，升沉總不驚。」文敏歎服，曰：「不料倉卒間猶能自見身份也。」

錢文端公陳群，早歲詩名與沈宗伯德潛相埒，天下稱詩者以二公為宗。高宗南巡，御制詩俱寄沈與錢賡和，相傳為二臣遭際之異數也。

高宗純皇帝天縱多能，文不加點，詞臣中罕能廣和者。錢文端公嘗侍上於乾清宮，元宵聯句，上思若湧泉，言言珠玉。

文端得一聯云：「風凰謝家絮，霜點洞庭橙。」一時王公大臣推為五字長城。

岳大將軍鍾琪狀貌奇偉，食飲兼人，而工於吟詩。遇赦後，種菜於四川之百花洲。既而有詔起用，督師徵金川，過邯鄲題壁云：「只因未了塵寰事，又作封侯夢一場。」

乾隆丙辰，張文和公夢見其父文端公。文和請問今科狀元，文端書「鈺」字示之。問何姓，曰：「姓徐。」及臚唱，一甲一名乃金德瑛也。始悟鈺字中已藏其姓名。繼雲姓徐，又以德字偏旁合姓告之，真不可思議。

涪州周大司馬煌，其祖峨嵋山樵也。年九十九未娶。一日忽於溪中得金銀若干，與所善貧人吳翁謀遷居城中，且屬為媒，願以萬金為聘，但非處子不可。吳笑諾之。歸告嫗，謂九十九老翁誰肯與為婚者？時吳女年十九，忽跪而請曰：「父母貧且老，生女不生男，何恃？今周叟高年驟獲多金，天將福之。未必遽終於此，女願嫁之。父母得萬金之聘，可以娛老矣。人各有命，女如薄相，嫁年少者未必不孀也。」吳夫婦奇其言，以告叟。喜甚，即日委禽成婚。後年餘生一子，時叟年百歲矣。

及見其子游庠食餼，抱孫後乃卒，壽一百四十歲矣。女先一歲卒，已五十九矣。信人瑞也。

無錫顧祭酒棟高，康熙辛丑進士。以中書謝職歸田，乾隆辛未以經學徵。召見之日，上問以治道。對曰：「以儉德示天下。」賜官國子監司業。丁丑迎鑾，晉祭酒銜。著有《春秋大事表》，萃公谷之微言，正杜孔之義疏。宋元以後諸儒，鮮及其精確也。

曹洛禪麟書晚年受知高宗，官至侍讀學士、上書房行走。

予告歸里，自述生平，曾入黃山遇老人傳道。人間納交當從子夏乎？從子張乎？曰：「朝廷之上從子夏，鄉黨之間從子張。」

張南華官詹侍直乾清門。有旨宣召，而南華已歸。上以詩責之云：「傳宣學士為吟詩，勤政臨軒未退時。試問羔羊三首內，可曾此際許委蛇。」命依韻和呈，聊當自訟。南華遵旨和進，上喜，賜以克食。南華又進《謝恩詩》，有「溫語更欣天一笑，翻教賜汝得便宜」之句。

古來君臣唱和，如虞廷賡歌、周室巷阿尚已。三代後如漢武帝、唐太宗、元宗、宋仁宗，皆有賡揚之辭。然皆君唱臣和，從未有臣作詩而君和者。乾隆七年，庶子張南華鵬翀奏進經史，蒙召對，賜御書。鵬翀以所畫《春林淡靄圖》進呈，並題六詩於上，末用頭字韻云：「珍秘瑯函特許求，他年擬結賜書樓。

天公定遣雲霞護，長有龍光在上頭。」上用韻賜和六首。以君而俯和臣詩，從古帝王未有此衝然若谷者也。是日，賜松花石硯，上有御銘銘「以靜為用，是以永年」八字。上天縱多能，鵬翀詩才敏捷，每日宣召至再至三，詞館諸臣豔稱奇遇。一日，又以所畫《日長山靜便面》進呈。上題云：「彷彿前生是葛三，畫樨灑灑擅江南。大癡更擅坡仙筆，勅敵江山兩不慚。」蓋以東坡許之。其寵異如此。

乾隆十九年，琉球國中山王尚穆遣陪臣毛元翼、蔡宏謀等上表請封。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，上遣侍讀全魁、中允周煌往封。六月二十二日渡海，舟泊姑米山候風。忽颶風大作，經三晝夜，接封大夫鄭秉和請易小舟登岸暫避，使者以詔敕在舟不從。二十四日風愈暴，四股旋索十餘一齊皆斷，舵走，龍骨觸礁而折，底穿入水。是既昏黑兼大雷雨，帆葉蔚棚吹落殆盡。

倏見神火飛向桅木，焚招風旗而墜，又海面一燈浮來，若煙霧籠罩狀。於是眾悉呼曰：「天後遣救至矣。」須臾，船身直趨向

岸，一礁石透入船腹，不動亦不沉。因令解杉板小舟下水，捧節詔陸續登岸，同舟二百餘人舉慶更生，皆雲皇上洪福所庇。

舟到姑米港，謁廟行香，獻「願大能成」四字扁額。其對聯云：「神為德其盛乎。呼吸回天登彼岸。臣何力之有也。忠誠若水證平生。」以答神祝。方顯播時，使者虔告天後，若默佑平安，當為神乞請封號，並於冊封之年，明頒諭祭。至是具奏，請加封諭祭。上命部議。部查天後亦稱海神，康熙十九年，敕封海神天妃為「孚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天妃。」二十年，福建提臣萬正色以天後著靈具奏，詔封「妙靈昭應仁慈天後。」

五十九年，檢討海寶冊封，奏請春秋致祭。乾隆二年，閩督奏稱：守備陳元美在洋遇風，禱天後獲安。奉旨加封「福佑群生」四字。今應如所奏。奉旨：「加『誠感咸護』四字。並書明封號，即於怡山院天後宮舉行祭事。」

乾隆丙辰為高宗登極首科，館選多至六十七人。名臣如蔡

相國新、曹尚書秀先、秦尚書蕙田、金總憲德瑛、仲總憲永檀、

鶴總督年、鍾總督音皆出其中，可謂盛矣。

會稽傅玉筍王露，康熙乙未翰林。歸田四十年，以著述自娛，年逾八旬，尚能揮翰。乾隆初年，上眷注舊臣，恩加宮允。

儒林榮之。

江寧燕子磯宏濟寺僧默默，於乾隆辛未年恭迎聖駕。上問其年，奏雲一百二歲。上笑曰：「和尚還有二十年壽。」隨賜紫衣。默默謝恩而出。乾隆二十年乙亥竟圓寂矣，方信天語之成讖。

謝侍郎道承嘗引疾乞休以養母，人問何不奏終養而奏病耶。

曰：「為人子養可也，聞終字便傷心耳。」其《憶母詩》云：「兒來前，自堯經今凡幾年。兒可記，自堯經今凡幾年。兒時應對稍逡巡，母怒變色旋嗔。陳篋遜志學人責，稽古胡不如婦人。吁嗟！母言在耳，兒顏猶泚。安得我母常嗔？兒常泚？」

於今勸學無聞矣。」讀此詩而不勸於孝勵於學者，非人情矣。

陳句山兆倫，雍正庚戌進士。乾隆初薦舉入翰林，官至順天府尹。生平和易近人，人有才美，愛不去口。有以詩文請質者，備極獎借，故人樂親之。書法蘭亭，取意簡遠。梁侍講同書云：「本朝不以書名而書必傳者，陳文簡公元龍及句山先生兩人而已。」

齊次風召南，雍正己酉副貢。乾隆初薦舉入翰林，官至禮部侍郎。少穎敏，讀書十行俱下。目光炯炯，能矚一二十里。

嘗登杭州鳳凰山，視隔江西興渡，人皆歷歷可辨。應徵北上，謁某邑宰，留宿署中。見架上有異書八冊，借觀竟夕，天明還之。主人訝其閱之速，詢之則一一成誦矣。為閣學時，高宗得古鏡於寧古塔，未詳款式，問朝臣，莫有對者。齊引證書史，羅列具奏，天顏大悅，謂左右曰：「是不愧博學鴻詞矣。」沈文愨公德潛嘗因奏言天台石梁之奇，高宗詢及齊。對曰：「荒山礪确，不足以勞聖駕。」人訝其率易，然可見其伉直也。後因上書房退直歸，馬驚墜地破腦，目睛眩轉，神魂飛越。蒙古醫生以牛腦實之，即用生牛皮冒首，使真氣聚而不泄，且遍體椎撲，使十二經脈復具本初，三百六十五骨節各還部位。三日而知痛，五日而知飢，不三月而能起立。然生平所讀書不能記憶隻字，前後如兩人云。

迴文詩，詩家以為小道，罕有為之者。如張月槎漢《秋夜》一首云：「煙深臥閣草凝愁，冷夢驚回幾樹秋。懸壁四山雲上下，隔簾一水月沉浮。翩翩影落飛鴻雁，皎皎光寒靜鬥牛。

前路客歸螢點點，邊城夜火似星流。」字字熨貼，巧合自然，豈復庸手所能為。

仁和錢相人琦應丁巳會試，公車將發，友人吳某治酒餞行。

至則不見酒餞，而主人有愧色。怪而詰之，曰：「寒家素有狐仙，今日已治具，忽被攝去。奈何？」錢戲曰：「主人惜費而托故於狐耶？」吳窘甚，邀客往廚下驗之。爨火未熄，毛血之屬尚存，而肴核全失。錢大呼曰：「我有一言奉問，此去若能登第，狐仙還我酒餞。否則竟請全啖之，我亦無顏相擾矣。」

言畢出。未久，吳笑而至曰：「恭喜今科必中，酒餞已還在案矣。」歡飲而罷。是科吳果成進士。

陳學士大倫初入學時，年十九，偶病劇，夢紫衣僧自稱元圭大師，握其手曰：「汝背我到人間，盍歸來乎？」陳未及答，僧笑曰：「且住，且住。汝尚有瓊林一杯酒，瀛台一碗羹，吃了再來未遲。」屈其指曰：「此別又須十七年也。」言畢而去。陳驚醒，病遂瘳。己未成進士，入翰林，官至侍讀學士。

三十六歲，秋痢不休，因憶前夢十七年之期，笑謂家人曰：「大師未來，或又改期亦未可知。」一日早起焚香沐浴，索朝衣冠著之。曰：「吾師已來，吾去矣。」跣趺而逝。

新建裘文達公曰修為編修時，兩典江南鄉試，兩典浙江鄉試，一典湖北鄉試。旋奉命視巴裡坤軍務，賜御用冠服，以寵其行。歸朝奏對稱旨，遂命在軍機處行走。洊歷六卿，兼司撰所述，作文以歐陽文忠公為宗。常游滁州，得文忠畫像，乞上題之。文達書仿張即之，上以內藏即之書《華嚴經》殘本命補書，人莫能辨。嘗奉命往河南、山東、江南經理河渠，當是時，河南水溢數郡，所被災州縣甚多。文達疏水之達於淮者四，枝流六十有三，民得永遠寧居，所治克副聖慮。而直隸如永定、大通等處，孰宜提堰，孰宜疏濬以達諸海，凡上指授方略，悉以屬之，無不允協。嘗治某水時，有田夫突至輿前，如欲有言者，左右呵止之。文達呼與語，竟得地勢高下之宜，久而無患。

其虛衷博採類如此。年六十二卒。前一日語家人曰：「我本江寧燕子磯河神，今將復位。汝等扶櫬還江西，必過彼，可求籤於關帝廟，如係上上第三籤，則知我仍為水神。否則或有譴謫，不能復位矣。」家人聞之，疑信參半。有老僕獨信之曰：「公為王太夫人所生，太夫人本籍江寧，渡江時曾求子於燕子磯水神。夜夢袍笏者來曰：『與汝佳兒。』逾年生公。」後以公之喪歸至燕子磯，如其言卜於關帝廟，果得第三籤，遂立木主於旁。兩江總督尹文端公繼善，為立石作詩紀其事。

尹文端公愛才如命，總督兩江時，有王主簿發桂，派令管理省城行宮。王有句云：「愧我衙官無一事，宮門持帚掃閒花。」公大器重之。又解秀才中發謁見，鮑雅堂在座。適十四公子慶寶至前，鮑問年幾何，曰：「十四歲。」鮑戲出對云：「十四世元年十四。」解應聲曰：「三千弟子路三千。」公即聘解為西席。

長洲沈宗伯德潛，以名諸生久困場屋。乾隆元年薦舉鴻博，召試不售。歸。戊午己未聯捷入詞垣，年已六十餘矣。王戌散館，試殿上。日未昃，黃門捲簾，上出賜諸臣。問：「誰是沈德潛。」沈跪奏：「臣是也。」上曰：「文成乎？」對曰：「未也。」上曰：「汝江南老名士，而亦遲遲耶。」翌日，授編修。六月，引見奏對畢。上曰：「沈德潛係老名士，命和消夏十詠，餘願和者亦和。」於內閣分給筆札，賜飲及餅餌瓜果。

自午至未，成詩六章。有旨嘉獎，賜文紗越葛。旋升中允少詹事，典湖北鄉試歸，召入上書房，再遷禮部侍郎。乞假省墓，詔贈其先人如其官，並贈詩褒之云：「清朝舊名士，吳下老詩翁。向每誦新句，猶然見古風。」同官皆謹依此二十字為韻，仿賀知章還四明例贈行。假滿還京，典戊辰會試。次年，請告歸里，上命恭校《御制詩集》畢，乃行。上賦詩以賜，覆命加尚書銜，在籍食俸，時嘉興錢司寇陳群亦予告在籍食俸，上稱兩詩翁。文臣之榮，無出其右。

錢文端公典庚午江西鄉試，寫榜吏陳巨儒須鬢如雪，求公手書以為榮。自陳年七十，手寫文武三十二榜矣。公贈詩云：「桂籍憑伊腕力傳，白頭從事地行仙。自言作吏中書省，曾侍朱衣四十年。」十月複寫武榜，解首則其孫騰蛟也，名初唱。

掀髯一笑，筆墮於地。中丞喜極，索彭方伯家屏贈詩。時蔣苕生士銓在幕府，代作一絕云：「榜頭題處笑開眉，七十年來鬢若絲。官燭兩行人第一，夜闌回憶抱孫時。」

岸，一礁石透入船腹，不動亦不沉。因令解杉板小舟下水，捧節詔陸續登岸，同舟二百餘人舉慶更生，皆雲皇上洪福所庇。

舟到姑米港，謁廟行香，獻「願大能成」四字扁額。其對聯云：「神為德其盛乎。呼吸回天登彼岸。臣何力之有也。忠誠若水證平生。」以答神祝。方顯播時，使者虔告天後，若默佑平安，當為神乞請封號，並於冊封之年，明頒諭祭。至是具奏，請加封諭祭。上命部議。部查天後亦稱海神，康熙十九年，敕封海神天妃為「孚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天妃。」二十年，福建提臣萬正色以天後著靈具奏，詔封「妙靈昭應仁慈天後。」

五十九年，檢討海寶冊封，奏請春秋致祭。乾隆二年，閩督奏稱：守備陳元美在洋遇風，禱天後獲安。奉旨加封「福佑群生」四字。今應如所奏。奉旨：「加『誠感咸護』四字。並書明封號，即於怡山院天後宮舉行祭事。」

乾隆丙辰為高宗登極首科，館選多至六十七人。名臣如蔡相國新、曹尚書秀先、秦尚書蕙田、金總憲德瑛、仲總憲永檀、鶴總督年、鍾總督音皆出其中，可謂盛矣。

會稽傅玉筍王露，康熙乙未翰林。歸田四十年，以著述自娛，年逾八旬，尚能揮翰。乾隆初年，上眷注舊臣，恩加宮允。儒林榮之。

江寧燕子磯宏濟寺僧默默，於乾隆辛未年恭迎聖駕。上問其年，奏雲一百二歲。上笑曰：「和尚還有二十年壽。」隨賜紫衣。默默謝恩而出。乾隆二十年乙亥竟圓寂矣，方信天語之成讖。

謝侍郎道承嘗引疾乞休以養母，人問何不奏終養而奏病耶。曰：「為人子養可也，聞終字便傷心耳。」其《憶母詩》云：「兒來前，自堯經今凡幾年。兒可記，自堯經今凡幾年。兒時應對稍逡巡，母怒變色旋嗔。陳篋遜志學人責，稽古胡不如婦人。吁嗟！母言在耳，兒顏猶泚。安得我母常嗔？兒常泚？」於今勸學無聞矣。」讀此詩而不勸於孝勵於學者，非人情矣。

陳句山兆倫，雍正庚戌進士。乾隆初薦舉入翰林，官至順天府尹。生平和易近人，人有才美，愛不去口。有以詩文請質者，備極獎借，故人樂親之。書法蘭亭，取意簡遠。梁侍講同書云：「本朝不以書名而書必傳者，陳文簡公元龍及句山先生兩人而已。」齊次風召南，雍正己酉副貢。乾隆初薦舉入翰林，官至禮部侍郎。少穎敏，讀書十行俱下。目光炯炯，能矚一二十里。嘗登杭州鳳凰山，視隔江西興渡，人皆歷歷可辨。應徵北上，謁某邑宰，留宿署中。見架上有異書八冊，借觀竟夕，天明還之。主人訝其閱之速，詢之則一一成誦矣。為閣學時，高宗得古鏡於寧古塔，未詳款式，問朝臣，莫有對者。齊引證書史，羅列具奏，天顏大悅，謂左右曰：「是不愧博學鴻詞矣。」沈文愨公德潛嘗因奏言天台石梁之奇，高宗詢及齊。對曰：「荒山礪确，不足以勞聖駕。」人訝其率易，然可見其伉直也。後因上書房退直歸，馬驚墜地破腦，目睛眩轉，神魂飛越。蒙古醫生以牛腦實之，即用生牛皮冒首，使真氣聚而不泄，且遍體椎撲，使十二經脈復具本初，三百六十五骨節各還部位。三日而知痛，五日而知飢，不三月而能起立。然生平所讀書不能記憶隻字，前後如兩人云。

迴文詩，詩家以為小道，罕有為之者。如張月槎漢《秋夜》一首云：「煙深臥閣草凝愁，冷夢驚回幾樹秋。懸壁四山雲上下，隔簾一水月沉浮。翩翩影落飛鴻雁，皎皎光寒靜鬥牛。前路客歸螢點點，邊城夜火似星流。」字字熨貼，巧合自然，豈復庸手所能為。

仁和錢相人琦應丁巳會試，公車將發，友人吳某治酒餞行。至則不見酒餞，而主人有愧色。怪而詰之，曰：「寒家素有狐仙，今日已治具，忽被攝去。奈何？」錢戲曰：「主人惜費而托故於狐耶？」吳窘甚，邀客往廚下驗之。爨火未熄，毛血之屬尚存，而肴核全失。錢大呼曰：「我有一言奉問，此去若能登第，狐仙還我酒餞。否則竟請全啖之，我亦無顏相擾矣。」言畢出。未久，吳笑而至曰：「恭喜今科必中，酒餞已還在案矣。」歡飲而罷。是科吳果成進士。

陳學士大倫初入學時，年十九，偶病劇，夢紫衣僧自稱元圭大師，握其手曰：「汝背我到人間，盍歸來乎？」陳未及答，僧笑曰：「且住，且住。汝尚有瓊林一杯酒，瀛台一碗羹，吃了再來未遲。」屈其指曰：「此別又須十七年也。」言畢而去。陳驚醒，病遂瘳。己未成進士，入翰林，官至侍讀學士。

三十六歲，秋痢不休，因憶前夢十七年之期，笑謂家人曰：「大師未來，或又改期亦未可知。」一日早起焚香沐浴，索朝衣冠著之。曰：「吾師已來，吾去矣。」跣趺而逝。